

北朝夜游之风与元宵灯俗起源

夏日新

元宵节是中国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,诸多习俗中尤以灯俗最为盛大隆重,是元宵节最显著的特征。但是,元宵节的灯俗到底起源于何时,一直到现在仍然莫衷一是,众说纷纭。虽然曾有学者论述过此问题,^①但仍觉得意犹未尽。本文想就前人的诸说进行考辨,在此基础上对元宵节灯俗的起源作些探讨论证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关于元宵节灯俗起源几种说法的辨析

1. 起源于前朝祭祀说。关于元宵节灯俗起源的最早说法,见于初唐时的《艺文类聚》卷四“岁时正月十五日条”：“《史记》曰：‘汉家以望日祀太一，昏时到明。’今夜游观灯，是其遗迹。”此后盛唐徐坚《初学记》卷四“正月十五日条”也沿袭此说法，谓：“《史记·乐书》曰：‘汉家祀太一，以昏时祠到明。’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，是其遗事。”二书都谓正月十五日的夜游观灯，是起源于汉时的祭祀太一神。查《史记》卷二四《乐书第二》载：“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，以昏时夜祠，到明而终。”正月上辛是正月第一个辛日，并非望日，而且皇家夜晚祭祀虽然点灯，但与后世的举国上下夜游观灯，毕竟不同，太一祭祀，西汉以后即已衰微，魏晋南北朝时不见踪迹，将其作为隋唐灯节的起源，未免有些牵强。

2. 起源于佛教说。此种说法比较流行，最早见于宋僧赞宁的《大宋僧史略》卷下“上元放灯条”：“案《汉法本内传》云：‘佛教初来，与道士角试，烧经像无损而发光。又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十五日，谓之大神变月。汉明敕令烧灯，表佛法大明也。’”谓灯俗起于汉明帝时。赞宁自身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，认为汉明帝是将历代祭祀燃燎之俗用之于佛教。^② 但此说我们在宋以前的史籍中没有看到

① [日]中村乔：《十五日的风习与燃灯之俗》，载《中国岁时史研究》，（日）朋友书店1993年版；吕一飞：《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② 《大宋僧史略》卷下“上元放灯条”，载《大藏经》第五十四册。

记载,更重要的是在汉至南北朝期间,我们没有看到官方或民间有在正月十五日观灯夜游的史实。

3. 起源于道教说。此说也见于宋时,《岁时广记》卷一〇“上元条”：“吕原明《岁时杂记》曰：‘道家以正月十五是为上元。’”明郎瑛《七修类稿》进而谓上元灯俗起于东汉道教,正月十五是三官下凡之日,三官各有所好,天官好乐,地官好人,水官好灯,故元宵张灯纵乐。但三元思想起于南北朝后期,^①不应在东汉就有基于三官说的灯俗。

4. 起源于燎炬被襪等习俗。此说见于日本学者森鹿三等。中国朝廷在正月元会有燃庭燎习俗,民间月晦有照虚耗的习俗,正月十五日有照田蚕习俗。这些习俗不光有照明的功用,还具有宗教上的意义,即用灯光被襪驱邪。正月十五日的灯俗应与此有关。^② 该说虽然指出中国很早就有燎炬燃灯的传统,但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它会变成正月十五日的习俗,而且在隋唐时期会变成夜游观灯的传统。

二、史籍所载隋唐以前正月十五日的习俗

1. 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：“祢衡被魏武滴为鼓吏,正月半试鼓。”但梁刘孝标注引《文士传》则曰：“(魏武)图欲辱之,乃令录为鼓吏。后至八月朝会,大阅试鼓节,作三重阁,列坐宾客。”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载其事,无具体时间：“(操)闻衡善击鼓,乃召为鼓吏,因大会宾客,阅试音节。”虽然《世说新语》作者刘义庆载为正月半,而注引《文士传》则作八月朝会,也无其他史籍记载当时正月十五日有固定重要活动。

2. 《太平广记》卷十三引《神仙传》曰：“尹思者,字小龙,安定人也。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,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? 儿曰：‘今年当大水,中有一人被蓑带剑。’思目视之,曰：‘将有乱卒至。’儿曰：‘何以知之?’曰：‘月中人乃带甲仗矛,当大乱,三十年后复当小清耳!’后果如其言。”占月影的习俗到后代仍然存在,唐末韩鄂《四时纂要》卷一“正月”：“占月影,十五夜,月中时,立七尺表,得影一丈、九尺、八尺,并涝多雨;七尺善;六尺普善;五尺下田吉,并有熟处;四尺饥有虫;三尺旱;二尺大旱;一尺有大病、大饥。”至清人顾禄《清嘉录》卷一“验水表”中仍有记载：“(正月)十五夜月明时,立一尺五寸之表于地,至夜子正一刻,候之以卜旱涝。”

① [日]秋月观瑛：《三元思想的形成》，《东方学》京都 22。

② [日]森鹿三：《正月十五日的习俗》，《东方学报》京都 22；中村乔：《十五日的风习与燃灯之俗》。

3.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《石虎邺中记》: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。”此俗至隋仍存,《隋书》卷40元胄传载:“高祖受禅,……征(元胄)为右卫大将军,亲顾益密。尝正月十五日,上与近臣登高。时胄下直,上令驰召之。及胄见,上谓曰:‘公与外人登高,未若就朕胜也。’赐宴极欢。”

4.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正月十五日作豆糜,加油膏其上,以祠门户。其夕,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,并占众事。”以油膏祠门户后来变成了以白粥祭蚕神。《清嘉录》卷一“正月十五日百草灵条”:“乡间则有祈蚕之祭。”注谓:“至白粥以祭蚕神,则本《岁时记》所载王(为张之误)成故事也。”而迎紫姑习俗后代则十分兴盛。同上书“接坑三姑娘条”:“望夕迎紫姑,俗称接坑三姑娘。问终岁之休咎。”

5.《魏书》卷一二《孝静帝纪》载:“(天平)四年(537)春正月,禁十五日相偷戏。”《北齐书》卷四八《尔朱文畅传》载:“自魏氏旧俗,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,有能中者,即时赏帛。”

6.南朝梁简文帝有《列灯赋》、陈后主有《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》、《三善殿夕望山灯诗》,有谓是咏上元灯俗的。

三、元宵节灯俗起源辨析

从以上史籍所载南朝以前正月十五日习俗看,除梁陈之际有过燃灯记载外,其他习俗都与灯俗无关,而梁简文帝和陈后主所吟咏的都是宫中习俗,与后世君民同乐的盛大元宵灯俗相比,明显不同,详见后论。也就是说,后世的灯俗并不是从前朝流传下来的传统,而是隋唐之际新兴的习俗。那么,这个习俗兴起于什么时候呢?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五至德元年(583)载:“(隋朝柳彧)以近世风俗,每正月十五夜,燃灯游戏,奏请禁之。”《隋书》卷六三《柳彧传》对此有详细记载:

或见近代以来,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,作角抵之戏,递相夸竞,至于糜费财力,上奏请禁之。曰:“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,率履法度,动由礼典。非法不服,非道不行,道路不同,男女有别,防其邪僻,纳诸轨度。窃见京邑,爰及外州,每以正月望夜,充街塞陌,聚戏朋游。鸣鼓聒天,燎炬照地,人戴兽面,男为女服,倡优杂技,诡状异形。以秽慢为欢娱,用鄙褻为笑乐,内外共观,曾不相避,高棚跨路,广幕陵云,服靓妆,车马填噎。肴醕肆陈,丝竹繁会,竭资破

产,竟此一时。尽室并拏,无问贵贱,男女混杂,缁素不分。秽行因此而生,盗贼由斯而起,浸以成俗,实有由来,因循弊风,曾无先觉。非益于化,实损于民。请颁行天下,并即禁断。……”诏可其奏。

柳彧指出这个习俗兴起于近世或近代,是指什么时候呢?胡三省在前引《资治通鉴》注中说:“上元燃灯,或云以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,此说非也。梁简文帝有《列灯诗》,陈后主有《光璧殿咏遥山灯诗》,则柳彧所谓近世风俗是也。”胡三省认为灯俗起于梁陈之际,证据是二人的诗篇,我们不妨来看看。《列灯诗》应为《列灯赋》之误,其载:“何解冻之嘉月,值萱萼之盛开。草含春而色动,云飞采以偕来。南油俱满,西漆争燃。苏征争息,蜡出龙川。斜晖交映,倒影成鲜。”^①“解冻之嘉月”,是指正月,而“萱萼之盛开”则应是指十五,因为传说萱萼从每月初一日生一萼,至十五日满十五萼,此后自十六日起又每日凋落一萼,至月末止。则萱萼盛开之日正是十五日。陈后主《宴光璧殿遥咏山灯》诗谓:“照耀浮辉明,飘摇落烬轻。枝多含树影,烟上带玲生。杂桂还如月,依柳更疑星。园中鹤采丽,池上鳧飞惊。”^②虽然该诗未载明具体时间,但从诗中“杂桂还如月,依柳更疑星”来看,是月夜的灯景无疑。宋人编辑的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就把这两首诗收入上元部。但梁简文帝和陈后主都是人主,所吟咏的都是宫中灯色夜景,宫中有灯并不始于梁,此历代都有记载。《宋书》卷一四《礼志一》载:“魏司空王朗奏事曰:‘故事,正月朔,贺。殿下设两百华灯,对于二阶之间。端门设庭燎火炬,端门外设五尺、三尺灯。月照星明,虽夜犹昼矣。’晋傅玄《朝会赋》曰:‘三朝前夜半,庭燎晃以舒光,华灯若乎火树,炽百枝之煌煌。’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七〇引《邺中记》载:‘石虎正会,于殿前设百二十枝灯,以铁为之。’这些和梁简文帝、陈后主所吟咏的一样,都是宫中的燃灯风习。虽然,这些是在元旦设灯,梁简文帝咏的是十五日灯,但恐怕仍是前代宫中灯俗的沿袭,与柳彧所说的‘近世风俗’显然不是一回事。实际上,在当时的王室宫中,夜晚燃烛并不稀奇。《南史》卷三七《沈攸之传》载:“(郢州刺史沈攸之)怀不臣之心,朝廷制度无所遵奉。富贵拟于王者,夜中诸厢廊然烛达旦。”文中谓沈攸之“富贵拟于王者”的证据之一就是“诸厢廊然烛达旦”,反过来说,只要是贵为王者,那“燃烛达旦”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。梁简文帝另有《正月初八燃灯应令》诗,就是一证。^③既然南朝设有,那

① 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·梁简文帝》。

② (宋)潜积中编: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七上元部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
③ 逯钦立辑校: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梁诗》卷二二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么,我们不妨就北朝进行考察。查《隋书》卷15《音乐下》载:

始齐武平中(570—576),有鱼龙烂漫、俳优、侏儒、山车、巨象、拔井、种瓜、杀马、剥驴等,奇怪异端,百有余物,名为百戏。周时,郑译有宠于宣帝,奏征齐散乐人,并会京师为之。盖秦角抵之流者也。开皇初,并放遣之。及大业二年,突厥染干来朝,炀帝欲夸之,总追四方散乐,大集东都。……自是皆于太常教习,每岁正月,万国来朝,留至十五日,于端门外,建国门内,绵亘八里,列为戏场。百官起棚夹路,从昏达旦,以纵观之。至晦而罢。伎人皆衣锦绣缯彩,其歌舞者,多为妇人服,鸣环佩,饰以花钿者,殆三万人。……六年,诸夷大献方物,突厥启民以上,皆国主亲来朝贺。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,自海内凡有奇伎,无不总萃。崇修器玩,盛饰衣服,皆用珠翠金银,锦罽絺绣。其营费巨亿万。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,东都以齐王总之,金石匏革之声,闻数十里外。弹弦撮管以上,一万八千人。大列炬火,光烛天地,百戏之盛,振古无比。自是每年以为常焉。

大业六年的盛会也见于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隋炀帝大业六年:

春,正月,……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,丁丑,于端门街盛陈百戏,戏场周围五千步,执丝竹者万八千人,声闻数十里,自昏至旦,灯火光烛天地,终月而罢,所费巨万。自是岁以为常。

胡三省注谓:“丁丑,正月十五日,今人元宵行乐,盖始盛于此。”

从上文来看,元宵夜游行乐,是始于炀帝大业二年和大业六年正月十五日在长安和洛阳盛陈百戏。而这种百戏又是从北齐、北周沿习而来。但实际上,在炀帝大业二年以前,已有正月十五日盛会。《隋书》卷四六《长孙平传》载:

邺都俗薄,旧号难治,前后刺史多不称职,朝廷以平所在有善称,转相州刺史,甚有能名。在州数年,会正月十五日,百姓大戏,画衣裳为鎧甲之象。上怒而免之。

长孙平为相州刺史是在开皇末年,此事当发生在此时,不仅如此,邺为北齐旧都,其

百姓正月十五日大戏,正是沿袭北齐的旧俗。也就是说,在北齐时,正月十五日的大戏,已不仅限于宫中,也形成了民间习俗,柳彧所要禁绝的“近代以来”的“角抵之戏”,即“人戴兽面,男为女服,倡优杂技,诡状异形”,与《隋书·音乐志》中所说的北齐的“百戏”、北周的“角抵之流”,以及《长孙平传》中百姓“画衣裳为鎧甲之象”应是一脉相承的。这种风气在北齐早期就已显露端倪,《北齐书》卷三七《魏收传》载:“(魏)收既轻疾,好声乐,善胡舞。文宣末,数于山东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,帝宠狎之。”这里的“猕猴与狗斗”,就应是“人戴兽面”的一种。这种风气的盛行与帝王的纵容与提倡分不开,《隋书》卷九《音乐志中》载:“杂乐有西凉鞞舞、清乐、龟兹等。然吹笛、弹琵琶、五弦及歌舞之伎,自(北齐)文襄以来,皆所爱好。至河清以后,传习尤盛。后主唯赏胡戎乐,耽爱无已。于是繁手淫声,争新哀怨。故曹妙达、安未弱、安马驹之徒,至有封王开府者,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。后主亦自能度曲,亲执乐器,悦玩无倦,倚弦而歌。别采新声,为无愁曲,音韵窈窕,极于哀思,使胡儿阉官之辈,齐唱和之,曲终乐阕,莫不殒涕。虽行幸道路,或时马上奏之,乐往哀来,竟以亡国。”如文宣帝高洋自身就喜好胡舞,后主则被人称作“无愁天子”。^①

北齐灭亡后,北周宣帝比之北齐诸帝有过之而无不及,《周书》卷40《乐运传》载乐运曾上书指责宣帝有八种过失,其第六种过失是:

都下之民,徭赋稍重。必是军国之要,不敢惮劳。岂容朝夕征求,唯供鱼龙烂漫,士民从役,只为俳優角抵。纷纷不已,财力俱竭,业业相顾,无复聊生。凡此无益之事,请并停罢。

宣帝对“俳優角抵”的喜好竟造成了“财力俱竭”的恶果,可见其程度之盛及规模之大。《周书》卷七《宣帝纪》载:

(宣帝)游戏无恒,出入不节。……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,常在目前。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,入殿歌舞,与后官观之,以为喜乐。

“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”,正是柳彧所指出的“近世风俗”中“男为女服”的先导。炀帝大业年间正月十五日“歌舞者多为妇人服”,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。到唐代,

^① 《北齐书》卷八《后主纪》。

上元夜虽不见“男为女服”，但妇女歌舞的习俗仍存。《朝野僉载》卷三：“唐玄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、十六夜，于京安神福门外作灯轮，高二十丈，衣以锦绣，饰以金银，燃五万盏灯，竖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，衣罗绮，曳锦绣，耀珠翠，施香粉，一花冠，一巾帔，不下万钱，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，妙简长安、万年少妇千余人，衣服花钗婢子亦称是，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，欢乐之极，未始有之。”唐玄宗时张祜《上元夜灯》中也载：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中旬动帝京，三百内人连袖舞，一时天上著词声”（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七）。

柳彧上书后，隋文帝曾一度禁止百戏散乐，至炀帝时，为向诸国夸耀富乐，重又开禁。《隋书》卷四一《高颀传》载：“炀帝即位，拜为太常。时诏收周、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。颀奏曰：‘此乐久废，今若征之，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，递相教习。’帝不悦。”正如《隋书·音乐志》所载，召集的数万乐人在正月十五日夜以继日的表演百戏歌舞，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北齐、北周，从而最终奠定了一个新兴盛大节日的基础。

元宵灯俗起源与北朝夜游的风气有关。早在北魏时期，宫中就有夜游之风，《梁书》卷三九《杨华传》载：“杨华，武都仇池人也。父大眼，为魏名将。华少有勇力，容貌雄伟，魏胡太后逼通之，华惧及祸，乃率其部曲来降。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，为作杨白华歌辞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，辞甚凄惋焉。”到北朝后期，随着帝王对奢靡生活的追求，此风更盛。《北齐书》卷四《文宣帝纪》载：“（帝）以功业自矜，遂留连耽湎，肆行淫暴。或躬自鼓舞，歌讴不息，从日通宵，以夜继昼。或袒露形体，涂傅粉黛，散发胡服，杂衣锦彩。”北周宣帝更甚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三太建十一年（579）载：“（周宣帝）居丧才逾年，辄恣声乐，鱼龙百戏，常陈殿前，累日继夜，不知休息。”既然夜游，就要点灯，所以《隋书》卷二二《五行上》载：“周宣帝与宫人夜中连臂蹋蹀而歌曰：‘自知身命促，把烛夜行游。’以灯烛照耀便于夜游。直到柳彧上书时，文中指出的“燎炬照地”还只是用来“聚戏朋游”，即灯是第二位，游玩是主要的。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十五日在洛阳“自昏至旦，灯火光烛天地”，也是为了“盛陈百戏”。^①夜游最初并非一定是正月十五日晚，最后集中到这一天，除了与正月的节庆活动有关外，颇疑也与十五日月明星稀，便于夜游有关。唐沈佺期《夜游》诗谓“月华连昼色，灯影杂星光。南陌青川浦，东邻红粉妆。管弦遥辨曲，罗绮暗闻香。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（610）。

人拥行歌路,车攒斗舞场。”^①就是一幅生动的月下夜游图。实际上,当时就有人把上元夜看作是“执烛夜游”之日。^②到后来,为了便于夜游而张的灯,成了夜游的对象,灯俗倒成了上元夜的主要习俗。唐代时,上元观灯就成了人们最喜爱的一项活动。^③《宋史》卷一一三《礼十六》:“三元观灯,本起于方外之说,自唐以后,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。”灯俗已成了唐代上元夜的标志性习俗。

不过,灯俗的兴盛恐怕还与佛教有关,《岁时广记》卷一〇绕城灯条谓:“《涅槃经》:正月十五日如来阁维訖,收舍利罽置金床上,天人散花,奏乐,绕城,步步燃灯三十里。”《大藏经》中《涅槃经》谓如来涅槃是“二月十五日”,《旧唐书·中宗纪》和《资治通鉴》载先天二年胡僧婆陀在京城开门燃灯也是在二月。^④即佛教中原本有燃灯之俗。它和正月望燃烛夜游之风结合以后,无疑更推动了灯俗的形成和发展。柳彧上书中就有“男女混杂,缁素不分”的记载,说明一开始就有佛教徒卷入其中。当时的灯俗受到佛教影响的记载很多。如唐张说《十五夜御前踏歌词》中谓:“西域灯轮千影合,东华金阙万重开。”孙逖《正月十五夜应制》诗谓:“舞成苍颉字,灯作法王轮。”^⑤都反映了当时灯俗中佛教的影响。

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,元宵节灯俗起于祭祀说、佛教说、道教说等均难以成立,它是在北朝夜游风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佛教的灯俗只是对它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。

① 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七上元部。

② 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七长孙贞隐《上元夜效小庾体诗并序》谓:“夫执烛夜游,古之意,岂不重光阴而好娱乐哉。”

③ 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七上元部收录的观灯诗如卢邻《十五夜观灯》、张萧远《观灯》、王湮《元宵观灯》、张祐《上元夜灯》、李商隐《上元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》等。

④ 按《旧唐书》卷四九《严挺之传》载婆陀是正月望请夜开门燃百千灯,此据《资治通鉴》及《旧唐书·中宗纪》。

⑤ 二诗均收入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七上元部。